

暖心家事

我的深夜厨房

家风如雨

小家大爱



□王慧

不知从哪一天起,我的生活也必须面对“民以食为天”的课题。也许是对我一整个冬天都在为我和孩子煮饭感到愧疚不已;也许是读完了他人所写的故事,终于愿意想象柴米油盐即诗和远方;也许是因为一年时间有半年都在吃外卖,吃得孩子仿佛只认得外卖员,而认不得为娘。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煞有介事地对孩子说:妈妈保证,从明天起,开始为你每天煮午饭。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首先得有充足的时间准备食材。对我们上班族来说,想让孩子在中午12点半前吃上饭,确实要费一些周折。最后,我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凌晨以后。之所以选到这个时间点,也许真正的原因在于:仿佛不到凌晨时分,我这个拖延症患者,就意识不到第二天吃饭的紧迫性。

就这样,终于等到孩子睡下了,我也该洗洗睡了吧?那哪行,如果这会儿我不张罗起来,明天中午肯定手忙脚乱,到时候坚持不了两天,我和孩子又得回到吃外卖度日的光景。在这种“不得不”的压力和动力下,我一猛子扎进厨房,开干。

夜是很静的,锅碗瓢盆、冲洗切剁,难免会发出叮叮咣咣的声音。为了不扰邻,我常常以一种夸张的“蹑手蹑脚”的姿势干活。切土豆丝不是嚓嚓嚓,而是切、切、切;洗菜不是一盆水、一把菜搞定,而是一根菜、一根菜,在细细的水流下冲啊冲,黄叶叶也要一丝、一丝地捋下来。

夜里的风静静的,我手上的活儿慢慢的,思绪也是飘飘的,常常想象着自己用这绣花一样的功夫准备食材,明天的饭一定很好吃,孩子有这样的妈妈,一定很幸福……终于将冻肉化到半软不硬的状态了,可以切了,看了一下表,已经凌晨1点了。

正所谓没有白熬的夜,随着逐渐熟练,我干活不像刚开始那样假模假样了。水龙头一打开,便是适合的流速,既不会水花四溅,也不会冷热不均;切菜的时候,一刀下去,也算是稳当,而且还学会好几种刀法,比如胡萝卜的滚刀切,切葱时的斜刀切等;还有就是和同事交流,她告诉我怎么炖排骨,首先是买一个电炖锅。哈哈,利器真是法宝,我晚上将山药段和排骨段下到电炖锅里,早上起来,满屋子飘香,而且那天一上午的班,是软糯排骨味儿的,见到谁,我都笑得美滋滋。

大部分的时候,我的心里和夜一样宁静。那些储存在记忆中的生活片段,常常会随着我手上的活,跑到眼前来。我其实不属于没有煮过饭的人。很小的时候,瘫痪在床的奶奶便坐在炕上,教我怎么和面、怎么熬汤、怎么擦桌子。即便没有办法为家里分忧,她也确保我能够让妈妈从地里回来时,吃上热气腾腾的早饭。而妈妈,也教会了我很多煮快饭的方法。暑假时,如果我要和她一起下地干活,她就会将一个茄子划上几刀,将一两个小的绿西红柿切上几刀,然后放到大碗里,调上盐,淋上油,往算

子上一放,和馍馍一起坐在锅里,锅里是一把玉米糁,半锅水,等忙完回来,汤、馍、菜便都是现成的了。

前年,妈妈生了一场病,所以冬天和我一起住在城里。她稍微好一点了,便开始在我局促的厨房里忙活。她一边忙活,一边还要叫我观摩,一会儿告诉我怎么起面蒸馒头,一会儿告诉我怎么调凉菜,一会儿又准备用我那积灰的青花坛子教我腌萝卜……我明白她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很多人觉得我学习好,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也学习好。但其实我是一个只会自己学,不会教别人的人。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我始终不得窍,总觉得很多话没法说,只能自己悟。没想到自从我信誓旦旦地承诺给他煮饭之后,他竟比以前懂事了十倍不止。学得好学不好另说,反正现在吧,不挑食了,不依赖手机了,不青春叛逆了,每天做妈妈的乖宝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上学。我那凌晨时分常常幻想的幸福画面,还真的在现实中给实现了。

日复一日的星辉与华灯下,我将这深夜厨房,视作我人生的修罗场,我喜欢这样的夜。

□李红斌

在盐湖区东留村有一处宅院,里面居住着一家三代8口人。他们平凡普通,没有特别之处,但是主人公王进京、窦福灵夫妇孝敬3位老人的事迹,令人感动,在方圆传为佳话。

王进京、窦福灵夫妇今年已经50多岁了。2005年,他们从老家山东菏泽辗转来到运城,租住一处民房内,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夫妇俩冬天给人送蜂窝煤,夏天卖西瓜,多年来未添过新衣。201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废品回收行业,于是夫妻俩开始收废品。他们为人宽厚,善良勤劳,讲诚信,不计小利,风雨无阻,随叫随到,在北城、西郊赢得了好名声,每天预约电话不断,大家都乐意把废旧物品卖给他们。

经过几年的打拼,他们的日子逐渐好转,购买了宅基地,盖起了两层小楼,还把老家年近八旬的父母和岳父接来运城养老。虽然双方家庭兄弟姐妹众多,但因种种原因无法顾及父母,面对此景,夫妻二人没有丝毫犹豫,主动担负起赡养3位老人的义务。他们不怕脏不嫌累,不计得失,对老人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平素新鲜水果不断,四季衣服多套。对于他们的孝心,老人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父亲曾明确表示不回山东老家了,就在运城养老。夫妻俩常说:“父母养我们小,我们养他们老,孝敬父母是我们做人的根本。”

平凡的生活并不平淡。母亲和岳父患有脑痴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父亲和岳父还都性格倔强,经常闹个小矛盾。夫妻俩总是温言劝解,和睦气氛。在他们的影响下,几个孩子对老人也都孝敬有加。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美满幸福。

王进京、窦福灵夫妇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何其伟大!



峪口情思

老年文苑

□彭荣瓜

俗话说:“八十的老儿,也想娘家。”峪口村(现在的稷山县张开东村)这个老称谓,尽管随着时代变化,已悄然消逝,但这称谓连着故乡的一草一木,每每忆起,亲情乡情交织,似一股清流浸润心田。

打我记事去舅厦时,常听妗子和姨娘们除了对母亲称呼姐妹外,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峪口的!”(土话“you ku的”),我刚听到这叫唤时,还有些不解。

那时候,没什么交通工具,逢年过节和母亲去舅厦家,常拿着裹着馒头和角子馍的包袱,在一条荒芜又狭窄的小路上行走。然而回旋在脑海里好奇的“you ku”,促使我飞快地颠着小碎步,向母亲刨根问底,求知的那股劲儿,“抚平”了小路的曲折坎坷。

原来母亲的特别称呼,是那年代一种传统的尊称,后来听婶子们相互间也习惯性地不直呼其名而喊地方名。再后来,随着老一辈人的逐渐离去,这种称呼也就销声匿迹了。为什么称峪口村为“you ku”呢?缘由是:此地位于黄华峪出口处的偏东侧,尽管和黄华峪相隔约4

公里,但仍是紧挨着黄华峪口的第一个村庄,因而得名,至于老土话“you ku”,或是一方文化博大精深,或是一方水土固有的本色。

峪口村,北依吕梁,南接汾河,有天然的黄华峪水穿插点缀,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距黄华峪不远,中间隔着东西分岔的两条又宽又长的水涧,峪口村位于两条涧分岔间的偏东处,水涧里布满大小不一的青石,两条涧交替或同时流淌着一股厚重的土黄色水流,像一条飘飘然的黄金水带,承载着本村和下游村庄灌溉浇田的“特殊”使命。

涧水昼夜不停地流淌,流进村庄,水由浊转清,此时,三三两两的媳妇们挎着装满衣服的荆条篮子,带上皂角、棒槌,像一群叽叽喳喳的花仙子,往涧边款款而去,有节奏地搓洗衣服。清澈的涧水波光粼粼,映出她们忽高忽低、忽斜忽正的倒影,时聚时离,各种趣事挂在嘴边,说笑声、棒槌声、水流声,声声悦耳,哗啦啦地连成一串,越过翠绿的田野向远方飘去,身后石头上晾晒着各色各样的衣服,像一群忽闪着翅膀随时待飞的蝴蝶,令俊鸟驻足,随和风吹拂,任阳光普

照。这分明是一幅山村秀丽风光的美图画。

峪口村地理位置优美,峪口村人更是勤劳善良、忠厚地道。有人会说,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绝不是!就拿源源不断的涧水来说,蕴藏几多故事,交织几多乡情。

每遇盛夏雨季,连绵不断的雨水、四面八方的滚坡水齐涌涧底,水满则溢,形成浑浑浊浊的洪水跨越黄华峪水库大坝,像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奔腾而下。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口,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治水委员会都会立刻通知村民们速到田间地头引洪浇灌庄稼,而峪口村的村民总是先别人后自己。常见父亲穿着母亲做的“使水鞋”,头戴泛黄的麦秆秆草帽,肩扛一把明光锃亮的铁锨匆匆忙忙走进雨雾中,过了一会儿又和邻舍的叔叔伯伯们从田间地头折回十字路口如伞的槐荫下。他们边咂巴着旱烟锅子,边说着:“不急,咱离水源近,等他们浇得松劲了,咱再浇!”可是,再次出去浇地时,那水已被分流得稀稀疏疏,所剩无几,只能用水库需要掏费的水浇地了。

在峪口村的童年时光虽“土里土

气”,却趣味无穷。听大人们说,山fu(即洪水)浇一水顶三水,山fu里有丰富肥沃的有机资源,不仅促进秋庄稼茁壮成长、丰产丰收,对秋后的种麦墒情和来年的麦子收成大有保障。山fu浇过的庄稼地,经太阳暴晒后过上几天,满地皮凝成大大小小翘起的“浇泥碗”,这“浇泥碗”据说还能食用。

于是,伙伴们头顶烈日,猫着小腰,圪蹴在庄稼地里,捡吃浇泥,厚浇泥耐啃还有“油”性,直啃得我们个个成了花猫脸。我们还会在地里捉金盘牛、逮蜻蜓,玩得很尽兴。说实话,那浇泥块真不好吃,可那时候,孩子们的零食实在太少了,能玩的尽玩,不能吃的胡吃,也别有“野趣”。那镌刻在记忆中的开心事、难忘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时不在充盈着我们的人生。

望峪口,思潮涌,重提峪口旧事,如潺潺涧水,细流明澈。转眼几十年,曾经的峪口村,已焕然一新,楼房排排,绿树成荫,正以和美乡村的新姿态阔步锦程;曾经的峪口人,老去了一代再一代,念亲情,记乡情,顿觉暖意添胸,尽管白发染双鬓,无论时空多变换,我仍归心似箭。